



「府城講壇」下半年度的活動在南臺灣七月的豔陽裡燦爛陸續展開。首場由臺灣民歌之母陶曉清暢談「我的民歌40年」，緊接著邀請來自文學、文化、藝術等不同領域各方大師輪番登場。



國立臺灣文學館「府城講壇」自2010年舉辦以來，一直朝著深耕地方人文心靈與人生行走中的文學導讀等方向規劃，今（2015）年適逢本館舉辦「世界一舞台：莎士比亞在臺灣」國際展覽，本活動除了邀請來自文學、文化、藝術……等不同領域各方大師輪番登場，也特別邀請在臺灣劇場中多次改編莎翁劇作，將傳統京劇創新改造走上世界舞台的吳興國前來講演這其中的歷程，上半年度各場次都深獲民眾喜愛與肯定；隨著夏季來臨，下半年度的活動在南臺灣七月的豔陽裡燦爛展開。

文學 的餘音

2015府城講壇 二部曲

文——黃華庸 展示教育組
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陶曉清的民歌40年

一如《詩經》初篇係由雉鳩鳥關關鳴唱揭開了中國古詩發展的序曲，自那以後詩文入唱成了中國民間最動人的篇章。今夏府城講壇的序曲，我們邀請到臺灣民歌之母陶曉清前來暢談「我的民歌40年」。這位自小喜歡聽故事、學生時期即進入廣播電臺實習與工作的資深廣播主持人，在六〇、七〇年代那個以聽覺為娛樂主流的時期裡，是如何從推薦時下西洋流行音樂的過程中受到西方民謠的啟迪，以一種對於各類型音樂開闊接受的態度，開啟了引領時下青年創作「自己的歌」的潮流。



陶曉清談及華人民歌創作在臺灣本島發源、萌芽、茁壯、發揚。

自古詩詞改編成曲並不罕見，但在當時臺灣清一色充斥著西洋流行歌曲與東洋歌曲改編的夾擊下，古典詩詞乃至余光中、鄭愁予、羅青等當代詩人作品，在悠悠學子對創作與音樂的熱誠中，紛紛被譜上音符，詩詞獨特的聲韻平仄轉化為旋律的飄揚，從校園的傳唱流轉到廣播、電視等傳播媒體間，在「空中」放送到各個角落，替當時社會普羅聽眾打開另一隻耳朵，迎來真正屬於臺灣本土音樂一代創新、芳美的流水年華。這波啟始自第一張民歌唱片出版的聽民歌風潮，由於一把吉他即可以隨手演奏的方便性，對於歌詞的譜寫與歌曲的創作相對於古典音樂複雜曲式來說更加簡易樸素，創作門檻相對而言也更為輕易，只要有自己的想法，只要願意表達，幾乎人人都可以是創作歌手，例如〈小草〉、〈外婆的澎湖灣〉等等讓人朗朗上口的歌曲，幾乎可以說是一種單純而直白的內心感受抒發，而正是這樣的單純直白，更是容易打動人心，也更激發一般學子青年「有為者亦若是」勇於創作的精神流行於一時。這樣的流行從校園到各地的小型民歌演唱會，到城市中民歌西餐廳的誕生，催化了民歌音樂的傳播及哼唱在社會上遍地開花，而「臺灣的年輕人可以，我們也可以，讓我們來寫自己的歌」的潮流，甚至飄洋到海外其他華人聚居的國家、城市，如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影響了當時年輕的一代。透過音樂的婉轉低迴，華人當代民歌創作在臺灣本島發源、萌芽、茁壯、發揚，這些從七〇年代校園傳唱到今天的民歌，在演講人陶曉清精選的十數支歌曲的播放中，配上娓娓地解說，透過音樂歌聲的再現與當初情景照片紀錄的相輔，讓臺下民眾們彷彿踏進時光隧道回到當年記憶現場，一一重溫這些清新、質樸的歌曲在當年的社會掀起的傳唱熱潮。而對於來不及趕上民歌時



「我愛你學田」在羅文嘉的汗水中收成了，而偏鄉辦學的梦想也一步步播種、萌芽、茁壯。

代的年輕民眾而言，也因為透過歌曲的聆聽與觀看歌詞的演繹，得以領會那屬於並不久遠的以前，曾經引領風騷的民歌時光，是如何在自己父輩一代中陪伴了當時的他們，激勵著上一代年輕人於物質不那麼豐富的時期仍然汲汲「肩負著一只白背包，踏著快捷的腳步」走向尋夢人生。如今四十年過去，那些清新的歌曲與熟悉的旋律卻不減當年魅力，在今日繁忙社會中響起時仍然輕易打動人心，感動低迴……

羅文嘉的「一台卡車、兩家書店」

8月份正是島南暑氣與颱風俱盛的時期，昔日曾經是政壇金童的羅文嘉，在風雨聲中應邀來到文學館，聊著他那比八點檔連續劇還要戲劇化的傳奇人生經歷，怎麼會轉到了「一台卡車、兩家書店」。

幼年以寫作、當作家為志願，卻在還未踏出校園即涉入政治江湖中，因為年輕有為、有理想、有魄力成為當時臺灣最年輕的政務官。被譽為政治金童輾轉於臺灣政壇的羅文嘉，卸下立法委員、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等政治外衣後，在外界還紛紛揣測、推敲他下一個政壇職務目標為何之際，他卻悄然轉身告別了政治舞臺，搬回桃園回歸農家生活；在眾人懷疑的目光中安然地守在家鄉的羅文

嘉很快就意識到——自他幼年就存在的城鄉教育差距這個問題，在他中年返鄉後卻仍然未有絲毫改變。為了給家鄉子弟們可以有個較好、較平等的教育機會，也為了讓兩名孩子有個跟自己當年一樣幸福快樂的童年，離開政治的眼光一下子聚焦在家傳的祖田中，他決定開始種稻。羅文嘉想，收成的稻米不僅可以自己吃，還可以販售賺錢，支撐免費英文班教育課程師資費用。於是在農務上一竅不通的他開始了一連串的學習、嘗試、失敗、再改良，經歷幾年的努力耕耘後，「我愛你學田」在羅文嘉的汗水中收成了，而偏鄉辦學的梦想也一步步播種、萌芽、茁壯。「我愛你學田」賣米的收入果然支持了家鄉學童免費英文班的費用；羅文嘉還開始與朱宗慶的擊樂文教基金會合作，從2013年開始，每一學年有兩所偏遠學校，每星期安排一天，請老師從臺北來教學，讓每個孩子都有機會學習音樂，如此逐年增加學校數目。這樣的方式讓孩子不只在英文學科中與城市孩子有相同的學習機會，在音樂教育上也得以有更寬廣的接觸，「如果都市小孩有錢接觸，鄉下窮苦小孩也應有機會接觸，這才叫公平。政府做不到的，我們就想辦法去做。」講臺上的羅文嘉用平和的語氣說完這句話後，話鋒一轉談起他在因緣際會下接手創立於1966年的國內老出版社「水牛書店」的故事。

接收水牛書店及堆積了六輛大型貨卡還無法載運完的眾多書籍後，喜愛閱讀的羅文嘉忽然醒覺：該如何處理這些書籍的去處才是最大的難題。而這個難題隨即「迎刃而解」，因為從小他就希望家鄉能有一間書店。於是為圓兒時夢想他開辦了新屋水牛書店，這才發現家鄉沒有書店的緣由竟是沒有市場，書店根本無法生存！與一般人不同，羅文嘉面對這樣必然走向放棄的打擊後，並沒有將書店關門大吉，反而獨樹一格地決定這書店不賣書營利，而

是讓人換書，任何人只要拿一本書就可換一本回去。18歲以下的孩子只要在圖書館借滿20本書，憑借書紀錄就可以免費帶一本書回家不必歸還；除了換書，他也利用空間辦讀書會、講座、課程與電影欣賞，免費讓孩子參加。為了支持這間像燈塔一樣永遠守候在鄉村，隨時歡迎孩子的書店，他決定到臺北開一間可以滿足城市人需求的複合式書店，用城市書店的收入，支持鄉下書店。這間座落於臺北市的書店除了讓人可以坐下來看書、喝咖啡、吃點心之外，甚至提供了按摩服務！而人們來到書店除了買書，還可以到書店旁的「我愛你學田市集」裡吃飯、買米和買菜！

曾經在政壇裡運籌帷幄的羅文嘉，站在演講廳的講臺上眉飛色舞地跟臺下民眾交流分享他褪去政治人物外衣後的種種嘗試，從種田、偏鄉辦學，到書店與蔬店經營工作等等，面對這些嘗試過程中經歷的各種艱難困境，以及他始終不忘初衷地想要回饋貢獻社會鄉里的想法與實踐，就像是他開創的「我愛你學田」般，經過汗水和誠意終於耕出的一袋袋香甜養人的米穀，府城民眾看見了回歸社會的羅文嘉用健康有機的食糧餵養現代人的肚腹，用文字滿足今日人的心靈，用夢想灌溉未來人的人生，給這個風雨週末帶來深刻又暖意濃濃的感動。

巴代談「歷史的幽微，小說的喧嘩」

風高氣爽的九月，定居高雄、擅長書寫原住民的小說家巴代來到臺南，透過他最擅長的說故事風格，與大家暢談他是如何將枯燥的歷史、部落文化活絡地以現代文學方式呈現，並運用大量而奇幻的巫術操作場景令小說情節鮮活起來，從而獲得「金鼎獎最佳著作人獎」、「台灣文學獎小說金典獎」等肯定。

不管是《笛鶴》中的尋槍巫術，或是取材自



巴代將寫作視為一種人生規劃，堅定執著地決定自己要一路書寫創作直至75歲。

《理蕃誌稿》中記載而改寫的「馘首失敗的布農族人」，或是取材自真實歷史事件「滑地之戰」改編成「南遷的斯卡羅人」與《白鹿之愛》中消逸於歷史中的真相探索、推敲與試圖重建的「真實往事」，一張張結合真實生活場域照片及親身經歷的探勘尋覓過程：舉步維艱的砍林入山、升不起的火堆、難以入眠的深山夜、怎麼也打不中的飛鼠等挫敗又新鮮的「原住民經歷」，巴代用他獨特的幽默風趣說故事功力，不時讓現場民眾冒出轟然的笑聲，深入淺出地透過這些小說中情節撰述與史實（或事實）的比較剖析，讓讀者不斷嘖奇驚艷之餘，更深刻瞭解卑南族的歷史文化及真實的生活面貌。巴代也不諱言自己走上創作之路以來，在寫作上的青澀與曾經歷蹣跚和成長，以及他將寫作視為一種人生規劃，堅定執著地決定自己要一路書寫創作直至75歲，完成一部囊括27部長篇小說的「巴代全集」。關於創作的堅持和努力，巴代透過「歷史的幽微，小說的喧嘩」這樣的主題毫不吝惜與民眾分享他是如何拆解歷史片段，凝聚成小說長篇的種種思路與探索，在歡樂的交流互動中鉅細靡遺地回應關於歷史長篇小說的書寫技巧和前置的準備功夫，而關於長篇小說如何架構，人物又是如何彼此連結，相關事件該如何網紮成篇，這樣的話題他也一一仔細道來，並勉勵臺下有志寫作的民眾一起來



張錯近15年來對考古藝術的鑽研以至創作重心轉向考古詠物之作。

研究關於長篇小說的創作技巧，並探尋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的差異之處。

張錯「由文入藝的創作歷程」

文學與藝術自古就是相互交纏的雙生子，文人提筆之餘，往往也醉心於其他藝術領域的創作或評論；唐時有詩畫雙絕的詩人王維，宋時有擅譜曲作律的詞人姜白石，而今朝身兼研究文學與歷史學者身分的張錯，除寫詩論文外，更浸淫於藝術天地中；陽春十月的府城午後，流浪在異鄉的桂冠詩人張錯返國跟大家見面，分享他「由文入藝的創作歷程」，是如何以詩人的感性筆觸、學者的嚴謹態度、藏家的賞美之眼，潛入中國的古器物、陶瓷、繪畫與園林天地。

身為大學教授的張錯，教學與學術研究是他的日常也是專業，但是創作卻是年輕時就訂下的一生志業，著作涵蓋了詩、散文、翻譯、評論、報導文學及學術論文等等。自許為「專業詩人」的他，從年少開始寫詩，一路寫來，經過青年、壯年、中年，乃至而今，詩齡長達四十餘年。詩人的筆從未曾停歇，情懷從熾熱浪漫到凜冽家國，再到而今走過滄海桑田的淡泊寧靜，張錯用筆耕出了一名詩人一生的心田，並透過文字感動了無數的讀者。總是有人在偶然間驚豔於他的某句詩，進而拾回年少時

讀詩的美麗心情，或是在文字的指引下因而開始進入新的國度，隨著詩作走入荒蕪沙漠，或進入靈幻天堂；甚至藉由詩人近十五年來對考古藝術的鑽研以至創作重心轉向考古詠物之作，透過將視覺性的藝術品轉化為文學性詩作，讓更多的讀者重新認識文物不止是冰冷單調，瞭解其間蘊涵的文化深度與溫度。

詩人不止擅長以物喻情，同時更以情觀物，引領讀者真切發現原來「文本」可以不只在文字書寫之中，更存在日常生活器物裡，而歷史文化藝術因古物的存在成為我們可觀看、可想像、可親近、可銜接、同時更是有趣的存在於大家的生活之中，自古至今依然。詩人說，舉凡所有有形「物」的存在，其後深藏的其實是人的存在，一張桌子、一只茶壺本身既是日常生活器皿，但同時也是歷史，雖然形體上沒有變化，可是因為「人」的使用，它便牽繫了人的歷史的流動，同時也帶動了物的歷史流動，人存物亡，物存人亡，人在物在，這都不過是時間流動的不同方向，而對這些方向的探尋的觀察，既是橫向的人文領域的研究，更是縱向的時光追索，詩的想像也是如此，詩人表示，對於人文領域的研究，我們更必須致力於發掘根源，並且嘗試從多方面去瞭解作品所呈現的歷史及文化背景。

人生一世在有意無意間曾錯過多少人？多少事？在走過中年後他已經知道自己所要與所堅持，以及願意為這些去捨棄些什麼。近兩年來，詩人每半年在美國南加大教授比較文學，半年回台灣為臺北醫學大學人文藝術講座擔任召集人，因為「文學與藝術源於生活，更反饋涵養生活。」這是詩人在文學創作之外對於我們的奉獻，因為他深信：「一個完整的人，不只要有專業，更應具備人文藝術，人文藝術與醫學的奇妙相遇，不僅讓準醫生們面對世界有了更柔軟的心，對未來也開啟了更多不同的想像。」



褚士瑩強調，所謂「國際志工」的本質應該是志工精神的延伸，而不是旅遊樂趣的延伸。

褚士瑩「在天涯的盡頭，歸零」

11月，島南寒風初起，卻涼不了年輕人追逐大夢的熱血奔騰；17歲開始，即過著遊牧民族生活負笈異鄉求學的褚士瑩，以學子、旅人、NGO（「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縮寫，像國內的文化、社福等基金會皆是，而大家耳熟能詳的紅十字會、奧委會等都是國際NGO）工作者等身分，走過密克羅尼西亞、外蒙古、烏茲別克、以色列、土耳其、希臘、北非等眾多國家；更以健康有為的青年形象拍過喜餅、飲料廣告，主持過電視及廣播節目；並同時以作家身分出版多部書籍……。這些一般人花上一輩子的時間可能也做不到1/3的事，褚士瑩卻在四十歲不到的年紀，已然一一經歷；他是如何做到的？當初又是什麼支撐年少的他跨出第一步？而走遍世界後，卻選擇《在天涯的盡頭，歸零》的元氣地球人褚士瑩，親臨府城現身說法，一一跟大家分享這充滿驚喜的奇幻旅程！

對於國際NGO工作者及作家身分，褚士瑩說他和一般人一樣是個上班族，唯一不同只是他的工作內容在為NGO奔走。而NGO這份工作既可以旅行又可以幫助別人，於是行走觀察之間累積了比別人多一些些的生活經驗，加上他正好也有寫作的習慣，如此這般順理成章地就成了一名公益旅行作

家。過去臺灣常把去國外當志工當成旅遊的一種另類形式，但褚士瑩強調，所謂「國際志工」的本質應該是志工精神的延伸，而不是旅遊樂趣的延伸。在臺灣沒有當過志工、也對志工服務完全沒有興趣的人，基本上不大可能在突然出國後，身處於語言、文化都陌生的異邦中，突然產生熱誠，搖身一變成為對當地社區很有幫助的外國志工。他並一再呼籲公益旅行的可貴是：不分教育程度和專業，只要有服務他人的熱誠與回饋社會的精神，任何人都可以在旅行異國時成為國際志工。

演講中褚士瑩分享著自身成長經驗——16歲開始打工養自己，甚至大學聯考前一天還在麵攤洗碗；中學到新加坡當一年交換學生，這是他的首次遊學兼留學經驗；17歲後他開始揹著背包旅行，甚至到過密克羅尼西亞、外蒙古、烏茲別克等一般人眼中連名字也感到陌生的國家；在唸臺大時，又毅然決定要撥出一半時間前往埃及開羅大學修學分，畢業後念研究所，又到美國念書與工作，這樣的成長經驗的確迥異於國內一般學生，但其中每個選擇卻都成了他生命中點點滴滴的養分，滋養了他，也形塑了他獨特的世界觀，或，地球觀，自詡為「元氣地球人」的褚士瑩勸著臺下的青年聽眾應以行動力代替雄辯，提醒大家但凡平時沒有把每天生活當成一場小旅行來練習的人，就算打著壯遊的旗幟去環遊世界，也沒有辦法享受旅行的快樂。因為旅行不是浪漫的出走，而是透過它學習獨立生活與思考，並接受其他與自己思想不同的人，因為每一個人有自己面對世界的方法，最重要的始終是學習不停地改進自己，成為一個自己更喜歡的人。



郝明義透過數位科技「中文妙方」將中文帶去了全世界，並一舉拿下德國IF設計大獎。

郝明義談「如果臺灣的四周是海洋」

數千年前中國人類的祖先透過鳥跡樹影，以及啟發於自然界的種種觀察想像，創造出地球上最美的文字流傳，今天學習漢語是種全球性的風潮，如果要打入全球市場，中文已經是除了英文以外必須要學習的第二語言，而臺灣出版界的傳奇人物、大塊文化董事長郝明義卻在三年前就深具前瞻性的將漢字變成200個單字方塊，透過數位科技「中文妙方」將中文帶去了全世界，並一舉拿下德國IF設計大獎。12月，身兼出版人、作家、評論者等多重身分，郝明義放眼世界，從文化、政治、人生等角度重新觀省，跟大家分享他的反思與觀察：「如果臺灣的四周是海洋」，住居在四周蔚藍洋流中的我們這群島民要如何放眼世界、追尋夢想、開拓出屬於我們的人生呢？

六年來近百場的府城講壇，每一場演講都是講師豐富而精采的人生經歷，不管是文學、藝術、人文與文化，感謝每位前來參與的民眾熱情的參與，且讓我們互相期許在每場講座後大家都有所收穫，有所啟發，用輕鬆愉悅的心情共享一段週末午後時光，在人生旅途中相伴一段文學歲月，並期待來年同樣精采的演講規劃，讓我們相約2016，府城再相逢！